



石炭碳

# The Castle

## A Long Day





石炭碳

# The Castl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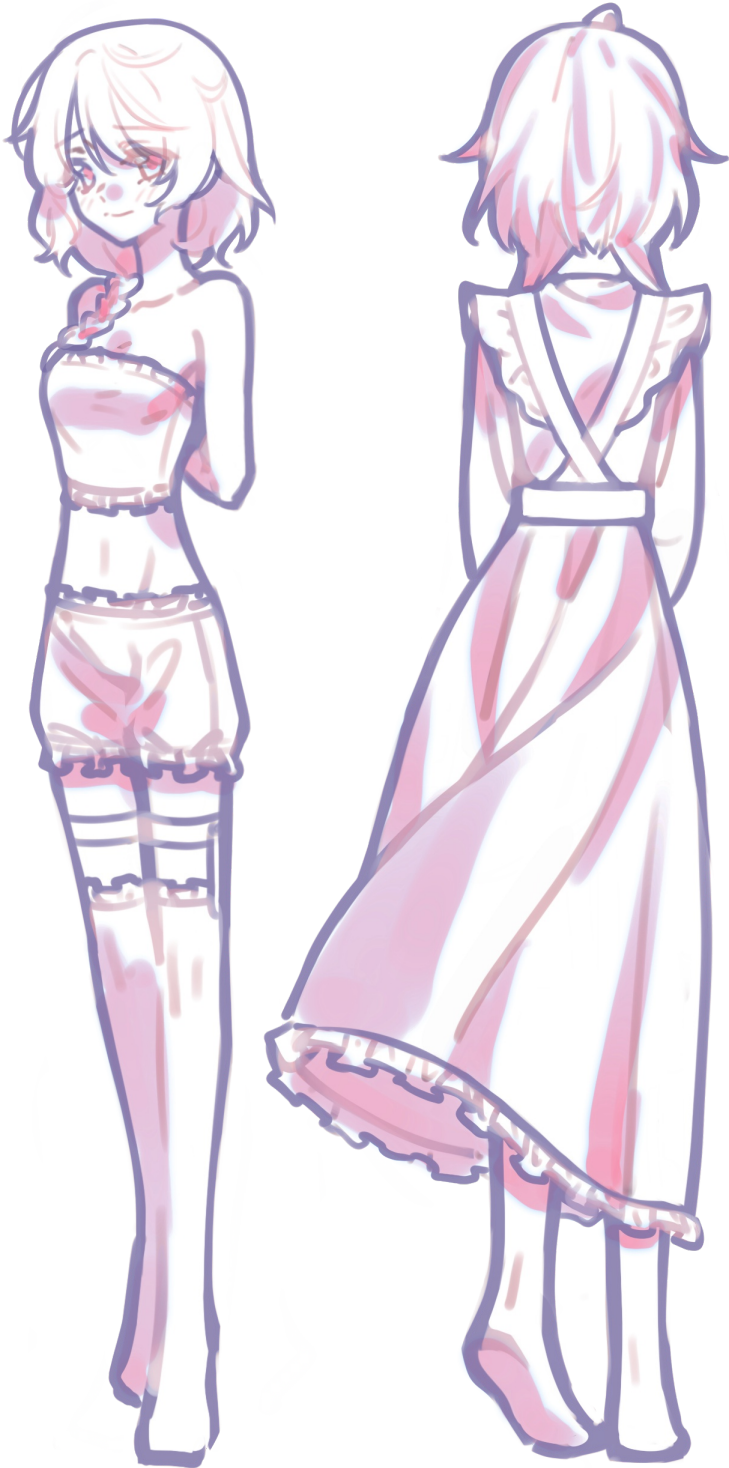
## A Long Day

# 目录

制服展示.....	1
天才与庸才.....	3
艾莉丝的奔波.....	11
生存还是毁灭.....	23
断裂的声响.....	25
通往复仇的开始...	28
花絮.....	32
后记.....	34

“我虚度一生，如今站在这里，  
还是个可怜的傻瓜，并不比以前聪明多少。”

——《浮士德》





# —娜塔莉亚—

天空总是一成不变。

灰蒙蒙的，像是覆着一层拂不去的尘埃，终日不见阳光。

城堡因年代久远而剥落的砖块，使之在这灰蒙蒙的天里更显古板沉闷。青苔和藤蔓从角落里爬出，一点点侵蚀着这座旧时代的残骸。

如往常一样，主楼木质的大门紧闭着。木头似乎正在腐烂、剥落，什么时候散架都不奇怪。那股诡异的霉味顺着缝隙弥漫向四面八方。

在门后的大厅里，此刻是家庭女仆们的大清扫时间。

娜塔莉亚正在专注地用羽毛掸擦拭着位于角落的装饰盔甲。定期的擦拭拂去了表面的浮锈，但那种金属的亮丽光泽却怎么也回不来了，只呈现出和天空一样的灰暗。

不知是否因为主人极少出门，城堡的大厅总透着一股诡异的死寂。墙上的野兽标本与战利品，墙边静立的一排排盔甲，仿佛都在暗中窥视着室内的活物。

娜塔莉亚总觉得，只要自己移开视线，它们就会在余光里悄然移动。

只是自己吓自己的心理作用罢了。

娜塔莉亚边想，边走向下一副盔甲。

忽然，奇怪的现象出现了：盔甲的颜色不知为何变得晦暗，就好像是被污染了一样……

一双手突兀地拍上了她的肩膀。

“呀！”娜塔莉亚被吓得一哆嗦，手上的掸子掉在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她条件反射地转过身。

站在那里的，是一个皮肤苍白、与她年龄相仿的白化病少女。她穿着同样的家庭女仆制服，白色的长发编成麻花辫垂在肩头，赤红的双眼中带着几分疲倦。

看清拍自己的并非活过来的盔甲，娜塔莉亚松了一口气。

“被你吓到了……”娜塔莉亚一副劫后余生的神态，“下次拜托先出个声。”

不过，有同伴在身边，她心里安稳了不少。

“娜塔莉亚~在这里打扫好无聊~”白色麻花辫的少女——同为家庭女仆的卡依——立马接上了话，“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打打扫附楼呢，顺便还能……”

“停，那番话我已经听腻了哦。”娜塔莉亚打断了她。她完全猜得到同伴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，卡依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同一个核心。

“啊！西塞尔先生的容颜，好想去瞻仰！总觉得只要看着他的脸，我就能吃下十碗饭！”

卡依，这个人，正暗恋……不，几乎是在明目张胆地迷恋厨房里那位大名鼎鼎、凶残、冷酷、残暴的主厨——西塞尔先生。

为什么偏偏是西塞尔先生？真让人想不通。

“会被他本人骂的啦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！被西塞尔先生骂明明就是奖励，我还嫌不够呢！请多骂一点！！”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娜塔莉亚感到无奈。明明长着一张可爱的脸，一开口却让人头疼。

卡依对主厨西塞尔先生无穷的痴心妄想，每天都在娜塔莉亚耳边循环，听得她耳朵都要起茧了。

不想干了。好想辞职。

不过，娜塔莉亚不得不敬佩卡依充沛的精力。明明每天都是堆积如山的工作，从早忙到晚，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她却还是能一刻不停地单相思，实在让人哭笑不得。

……虽然不想再听，但每当卡依开始念叨西塞尔，娜塔莉亚心中总会涌起一阵莫名的安心感。

——她还是这么有精力，真是太好了。

娜塔莉亚不自觉地像个姐姐一样在心底宽慰自己。

“好了好了，如果没事可做，请来帮我打扫。一个人对着这排盔甲，总觉得心里毛毛的。”话娜塔莉亚话锋一转，将卡依拉到盔甲前。

“好啊。对了，我有跟你说过吗？昨天西塞尔先生……”

“又来了……”

短暂的闲聊后，两人继续工作。

大厅采光极差，即使在白天也十分昏暗。再鲜艳的装饰，摆在这间屋子里都会蒙上一层暗色。

娜塔莉亚细心地将昨天积攒的湿红茶叶一把把撒在地毯上，再用扫帚清扫。

泡过的茶叶不仅能吸尘除味，还能防止灰尘扬起呛人。最棒的是，每天都要给主人一家泡茶，湿茶叶作为厨房废料取之不尽，完全不必担心因消耗过度而被管家责罚。。

第一个发明这个打扫妙招的人真是个天才。娜塔莉亚在心里感激着，继续这习以为常的劳作。

“卡依，你不去打扫接待室没问题吗？”娜塔莉亚向远处正在打扫画框的卡依搭话。

或许是满脑子都在想西塞尔，卡依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直到娜塔莉亚叫了第二遍，她才慢悠悠地回过神：“嗯？但是我已经打扫完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。”

“可是莉莉亚小姐差不多要来检查了吧，我怕她会不高兴。”

“她只是首席女仆，又不是管事。就算惹她生气也不会掉脑袋的。”

“掉脑袋……不要把话说得这么吓人啦！听起来像是我们在赌命工作一样……”

“实际上也差不多吧，你不觉得莉莉亚就是那种心态吗？”卡依后退了几步，检查自己的工作成果，“这样下去她会给自己树立很多敌人的。”

“在背后这么议论别人不太好吧……”

”在这点上，她就不如我的西塞尔先生……啊，西塞尔先生，在厨房里

与世无争，一心只扑在料理上，多么专注的人啊……！请和我结婚！”

“话题到底是怎么拐到这上面去的……”娜塔莉亚无力地蹲在地上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谈话暂时中断，大厅恢复了安静。

娜塔莉亚仔细端详着地毯，在这样的距离，连绒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亚洲风情的图案让她感到费解。那些带有异域风情的图案让她感到费解，看不出具体的人或物，却总觉得它在诉说某个遥远古老的故事。

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就连地毯也能算作有趣的读物。

左上角有一小块棕色的图案，结合周围的纹路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背影。

棕色短发的身影。厨房。地毯上的形象不免和厨房里的杂役卡罗重叠起来——他正好留着一头棕色短发。

坦白说，娜塔莉亚和他算不上熟络，只聊过几次，但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意他。相比起其他男仆，卡罗身上还保留着一种难得的稚气，在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堡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
他的工作，大概比她要更加辛苦吧？希望他今天一切顺利，不要因为犯错挨骂。

卡依也是如此，每天都在心心念念着西塞尔先生吧。

对她来说，见不到西塞尔先生的时间，恐怕非常难熬。

……

“卡依……”娜塔莉亚欲言又止。并不是因为她在整理用词，而是因为听见了一阵脚步声。

轻盈、利落脚步声。似乎是刻意练习过，使用脚尖而非脚后跟着地，因此不会发出鞋跟磕碰地板的声响。

这是首席女仆莉莉亚标志性的脚步声。

娜塔莉亚连忙起身，继续清扫地毯。

身后，沉重的木门被推开。她应声转身。

“卡依——！你又到处乱跑！”果不其然，莉莉亚的身影出现在大厅那

头，几十阶台阶之上。不知是因为生气还是赶过来抓人，她的脸有些红扑扑的。黑色的低双马尾随着步伐一弹一弹，蝴蝶结也晃来晃去。

莉莉亚快步走到卡依面前，虽说身高比卡依矮了一截，气势却压得对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。

“我跟你强调过无数次，打扫完要向我汇报，对、吧？”莉莉亚双手叉腰，脸颊气鼓鼓的。

“欸？有这回事吗？我记不清了。”卡依试图蒙混过关。

“昨天才刚跟你重申过哦。就在昨天。”莉莉亚又逼近了一步，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笑容。那似乎是愤怒、怨念与一切阴暗情绪的混合体，却又被她完美地套上了一层优雅礼貌的外壳。

“可、可我是好心来帮娜塔莉亚的嘛！我想和她待在一起！”

“这就是你到处乱跑的理由？还有什么别的遗☆言吗？”莉莉亚几乎要贴到卡依脸上了。

“我现在就去擦窗台。”卡依果断认输。

确认胜利后，莉莉亚的笑容瞬间变得开朗纯真，仿佛刚才的低气压完全是幻觉。

“那真是太好了，你这么勤奋真是帮了大忙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。”

卡依落荒而逃，半路上还因为忘了提裙摆险些摔倒。“当心点。”莉莉亚在她身后喊了一声。

总觉得这两个人的气氛里完全没有自己插足的余地……

直到莉莉亚转过身，娜塔莉亚才回想起自己也是站在这间屋子里的。

“你还有哪里没清理完吗？我来帮你。”莉莉亚顺手拿起了卡依靠在墙边的羽毛掸。

“谢谢……”

“没事，本来就是分配给你的工作量太大了。”

莉莉亚开始仔细检查灰尘。虽然身为首席女仆，但她从不避讳干活，态度极其认真，绝不会把任务推给别人自己躲清闲。

“莉莉亚小姐真的很厉害呢。”娜塔莉亚没来由地感叹了一句。

“嗯……？我吗？”莉莉亚眨了眨眼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

“明明我们年纪差不多，您却已经是首席了。工作认真，又懂得为人处世，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。”

面对这样直白的夸奖，莉莉亚反倒有些局促：“我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只是来得早一点而已。换作是你的话，说不定早就当上贴身女仆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莉莉亚小姐在我心里简直是个天才。”

“我才不是……”莉莉亚的语气突然冷了下来。

娜塔莉亚意识到自己可能失言了，慌忙找补：“我不是说您不努力的意思！我想表达的是，您不仅聪明，而且非常勤奋……！”

“所谓天才，是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能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都能游刃有余，仿佛置身事外，永远按着自己的节奏生活。”莉莉亚顿了顿，轻声补充道，“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卡依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我只是个被现状困扰、只能拼命挣扎的庸才罢了。”

“……”娜塔莉亚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莉莉亚的推论并非错误，但这并不代表她需要以此来否定自己。

可是，对于她这样心思坚定的人来说，无论旁人怎么宽慰，她都不可能听得进去。

“抱歉，我把气氛弄得太沉重了。我没事的，你不用想太多。”莉莉亚迅速调整了情绪，恢复了往日的从容。

“嗯。我这边已经扫完了。”娜塔莉亚适时地转移了话题。

“我这也干净了。我们去看看其他人，然后准备去吃饭吧。”莉莉亚说完，拿着掸子迈开了脚步。

“好的。”娜塔莉亚跟了上去，保持在莉莉亚身侧稍靠后的位置。

两人走上楼梯。

冷不丁地，娜塔莉亚开口问道：“莉莉亚小姐，在您看来，我是天才还是庸才呢？”

这像是一时兴起的提问，又像是在确认着什么。

“嗯……？娜塔莉亚的话，”莉莉亚微微低头，指尖抵着下巴，沉思片刻后给出了答案：

“你是一个比我更迫切想要成为天才的人。为了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你不惜磨灭自我，为了适应而去适应。虽然这是种很聪明的生存方式，但我觉得……有些 unhealthy。甚至，有些可怕。”

“没想到莉莉亚小姐是这样看我的，有些惊讶呢。”明明是自己提的问，娜塔莉亚却用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带了过去。

脚步声与背影渐渐远去，大厅再次归于死寂。盔甲、标本、雕像静静伫立——它们一直如此，也理当如此。空气仿佛凝滞了，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这压抑的氛围却在诡异地扭曲着，无声地等待着来客，等待着人群的喧闹。



# —艾莉丝—

“今天真是难得的清闲，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。”卡瑟冬妮坐在仆人厅的长桌旁，一边摇晃脑袋一边说道。

现在并非用餐时间，偌大的仆人厅里只有忙里偷闲的女孩子们。不用挤满仆人时，这间屋子才终于显露出它原本的宽敞。

“上午大扫除明明那么累，你不会已经忘记了吧。”站在一旁的艾莉丝戳了戳卡瑟冬妮的脸，无视了她抗议的“呜呜”声，无奈道，“你是笨蛋吗？”

艾莉丝的朋友其一，卡瑟冬妮。神经大条，阳光得不可思议。认识这么久，艾莉丝几乎没见过她心情低落的时候。

“艾莉丝……不要欺负卡瑟冬妮。”半缩在卡瑟冬妮身后，露西亚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劝阻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好得很呢！”卡瑟冬妮转过头拍了拍露西亚的脑袋，扬起一个绝对阳光的笑容，比了个大拇指。

艾莉丝的朋友其二，露西亚。长相可爱，但是性格超级胆小怕生，像小猫一样的女孩。明明是同龄人，体型却比她们娇小，因此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被保护的對象。

“是我的不好啦……对不起。”艾莉丝也坐下，说，“总觉得有时候忍不住就变得用词犀利起来，到底是为什么呢……”

“因为小艾莉丝心思太重，天天操心可是会提前长皱纹的哦~”一直坐在地上写着什么的卡依突然插话。

“欸——真的吗？”艾莉丝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。

“没关系，艾莉丝这么漂亮，就算满脸皱纹变成老太太，也是个漂亮的老太太。”卡瑟冬妮拍着她的肩膀，语气中透着某种莫名坚定的盲目自信。

“这根本算不上安慰吧……”

一直躲在卡瑟冬妮身后的露西亚，突然把下巴抵在卡瑟冬妮肩上，好奇地问：“卡依姐姐，你在写什么呀？”

“哦，当然是情书啦~”

“情、情书……?!”露西亚一脸震惊，“是写给谁的？绝对不要是路易前辈，拜托了不要！”

“露西亚，这个人写情书的对象永远只会有一个。”艾莉丝的表情变得一言难尽。

卡依立刻接话：“没错没错，就是我的西塞尔先生。啊~西塞尔先生做菜时专注冷酷的侧脸，想想我就要晕倒了！”

“实在无法理解，怎么会有人喜欢那位可怕的主厨。”艾莉丝皱眉。

“有喜欢的人不是很美好的事情吗？这才是青春啊。”卡瑟冬妮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架势。

“我觉得还是路易前辈更好……！路易前辈和主厨不一样，他很温柔。”

“你说的……是厨房那位帮厨路易前辈？”艾莉丝满脸不可置信，“座城堡里的第二冰山，温柔……？”

“嗯，那天我差点摔倒，是路易前辈……接住了我。他对我一直都很好……”露西亚羞怯地低下头，说话的音量越来越小。

“路易前辈肯定是喜欢你！”卡瑟冬妮语出惊人。这话让露西亚的脸瞬间红透了。

“虽然你之前提过这件事，但我实在想象不出来……那个人虽然长得好看，但很难想象他会喜欢上什么人。”艾莉丝陷入沉思。

“路易只对你一个人温柔，那是偏心。西塞尔先生就不一样了，他对所有人的态度都是那样一视同仁的恶劣呢~！”卡依双手托腮，满脸陶醉，已经彻底沉浸在自己的滤镜里。

“这个人没救了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露西亚突然一个人小声嘀咕起来：“情书……”

“嗯，情书怎么了么？”卡瑟冬妮不解。

“情书要怎么……写？”

艾莉丝脑中警铃大作，立刻追问：“等等……露西亚，你不会是要给……”

给路易前辈写情书？

“什、什么？艾莉丝想太多了，我只是好奇……”露西亚紧紧抱住卡瑟冬妮，试图藏起通红的脸颊，声音也因此变得闷闷的。

“好可疑。”

艾莉丝紧咬不放，绕到卡瑟冬妮背后去捉露西亚，两个人就这样开始围着稳如泰山的卡瑟冬妮进行你追我躲。

与此同时，一旁的卡依自顾自地朗诵起来：“我对西塞尔先生的爱意可以说是毫无保留，请倾听我爱的告白吧！我亲爱的西塞尔先生，我好想……”

“好开心的样子，你们在聊什么话题呀？”四人之外的声音突兀地响起。

就在她们吵闹的间隙，莉莉亚已经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门口。

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为什么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？！

艾莉丝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此刻更要命的是——

“没有没有没有！我们什么都没聊！”卡依瞬间慌了神，面如土色，双手拼命摆动。

卡依姐姐要完蛋了。

不管她们几个女仆私下怎么开玩笑，仆人之间的恋爱可是明令禁止的死规矩。一旦被发现，绝对会被直接开除。

冥冥之中，艾莉丝总觉得这背后隐藏着比“开除”更恐怖的代价。

“看你拿着纸，是在写信吗？”莉莉亚走上前来，虽然脸上挂着笑，逼近的步伐却带着无形的压迫感，“真好啊，我都没有可以写信的对象呢。”

怎么办？应该如何是好？

“我们在玩真心话大冒险！”艾莉丝脱口而出。

一个人唱独角戏可圆不回来，话毕，她立马给身边的卡瑟冬妮使眼色。

“对！卡依姐姐输了，这是给她的惩罚！”卡瑟冬妮立刻领会了。

好在，社交游戏似乎是莉莉亚不熟悉的领域。

“真心话大冒险……？那是什么？”莉莉亚问道，红褐色的眼瞳亮亮的。

“以前偶然听说的游戏，可以逼问出别人很多秘密~”艾莉丝强装镇定地笑笑。

“居——然有这么有趣的事情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莉莉亚微微捂住嘴，语气略带夸张，“世界真大啊。”

毕竟仆人们的世界，早已被死死限制在这座城堡里了。

说起来，艾莉丝自己又是从哪里听来这个游戏的？她也记不清了。

莉莉亚思索了片刻，不知是出于恶趣味还是试探，问道：“所以，你们惩罚卡依做了什么？”

“给西塞尔先生写情书。”卡依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……？”

给西塞尔写情书，这听起来确实像个恶毒的惩罚。毕竟对象是那位令人闻风丧胆的主厨。除了卡依这个怪人，正常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

……可艾莉丝依然觉得心悬在半空，认定这番解释还差最后一点推力。

但以她的立场，已经不能再多嘴了。总不能像戏剧里那样自己跳出来感叹“这招真是太狠了”。如果让卡瑟冬妮说，又不符合她的性格。那么剩下的只有露西亚……

她会懂吗？

算了，她不需要和我们一起唱戏。

“莉莉亚大人，您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”艾莉丝生硬地转移了话题。

“嗯，我本来想找娜塔莉亚，但她好像不在。”

一直一声不吭的露西亚终于怯生生地开口：“娜塔莉亚姐姐有事去洗衣房了……”

“那这件事就不能拜托她了。”莉莉亚用指尖点了点脸颊，目光快速在几人身上扫过，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

“艾莉丝，你可以帮我跑个腿吗？”

“很乐意为您效劳，莉莉亚大人。需要我做什么？”艾莉丝立刻站起身，顺手抚平围裙的褶皱。

“库存的玫瑰水用完了。但我现在要去和莫斯提亚大人擦拭银器，抽不出空。你能赶在晚间打扫之前找一瓶来吗？麻烦你了。”

“这算不上麻烦，我现在就去！”

“好的，那就多谢了。”

艾莉丝快步从莉莉亚身边走过，离开仆人厅。

居然被直接指名，艾莉丝心里有些受宠若惊。平时这种替亲信跑腿的活，莉莉亚都是交给娜塔莉亚的。

但这也是最合理的选择。卡依太脱线，卡瑟冬妮路痴，露西亚不敢和人交涉。排除下来，只剩艾莉丝了。并不是她最优秀，只是她最合适。

莉莉亚并未在心里真正认可她。

看来，想要成为像娜塔莉亚那样成熟、靠谱的大人，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提到玫瑰水，艾莉丝第一个想到的是静室。那里是城堡配制药剂的地方，平时用的玫瑰水都出自那里。

然而到了静室，却吃了闭门羹。敲门无人应答，把耳朵贴在门上，里面也是死一般的寂静，连仪器的运转声都没有。

那两位高个子的姐姐不知去哪了。

这下可头疼了。艾莉丝在门口来回踱步，期盼着能碰上个人。

然而数分钟过去，走廊依然空荡荡。

要再等等吗？不，这样干等下去不是办法。

艾莉丝想起了厨房。制作甜点也需要玫瑰水，或许那边还有剩余。只能去碰碰运气了。

这么想着，她就到了厨房门口。厨房和仆人厅其实是相邻的，中间只隔着一段不长的走廊。

站在厨房门口，能看到仆人厅的门正敞开着，里面已经空无一人。看来莉莉亚把她们也都支去干活了。不禁让人感叹这里真是常年人手不够。

厨房的门紧闭着，这个时间点应该在洗碗。

艾莉丝硬着头皮敲了敲门。\*千万别是西塞尔先生开门，\*她在心里默默祈祷。

上天似乎听到了她的祈求。开门的确实不是西塞尔，但情况也没好到哪去——

金色的短发，紫罗兰般的眼眸。明明长着一张极其精致的脸，表情却没有一丝温度。

路易。

处于这座冰山的视线下，艾莉丝不可避免地露了怯。

“那个……路易前辈，请问你们厨房有多余的玫瑰水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去静室问？”

“静室现在没人，卡塔琳娜小姐和坎梅拉小姐都不在，所以……”

好可怕。虽然很漂亮，但真的好可怕。完全读不出他的情绪。

艾莉丝不敢与他对视，却又受制于礼貌不敢低头，眼神只能局促地四处游移。

“路——易——怎么啦？”仁纳注意到了门口的动静，凑到路易身后，一把揽住他的肩膀，动作十分亲昵。

仁纳前辈简直是救星，艾莉丝在内心如此称赞道。

只是，她不禁好奇，他不会害怕路易吗？

“离我远点，热。”

“路易，我们是朋友对吧！朋友就是要这样勾肩搭背的嘛。”仁纳不仅没松手，反而把脸越凑越近。

总觉得路易前辈起杀意了……
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路易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随便你。”

艾莉丝诧异地眨了眨眼。这个人，难道是对亲近的人毫无底线的类型吗……？

“那个……玫瑰水的事情。”

“我问一下。”路易无视了寄生在自己身上的仁纳，微微侧过身，“西塞尔先生，今晚甜点要做什么？”

“奶冻。”低沉的声音答道。

“哇——奶冻！可惜我吃不到。”仁纳先是兴奋地欢呼，随即又垮下脸。

“做奶冻要用玫瑰水。厨房只剩一瓶了，不能给你。”路易面无表情地转述。

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打扰了……！”艾莉丝提起裙摆行了一礼，转身准备离开。

“啊，你叫艾莉丝对吧，等一下！”仁纳突然叫住她，“你去后院找洛普，他现在肯定在偷懒。那家伙整天在城堡里乱窜，肯定知道哪里还有玫瑰水。”

艾莉丝感激地望着仁纳：“我这就去找他，谢谢仁纳前辈！”

说完，她快步走向后院的方向。

她刚才一直盯着仁纳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她能真切地感觉到——路易前辈的视线一直死死钉在她身上。即使已经走出几步，后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冰冷的审视。

为什么？因为她是露西亚的朋友吗？

身后隐约传来仁纳的声音：“路易，你怎么一直盯着人家小姑娘看？难道说……”

“你太喜欢妄想了。”随后，如芒在背的被注视感消失了。

艾莉丝依然觉得不对劲。为什么盯着她看？……对露西亚的保护欲？还是占有欲？

艾莉丝想不明白，只有直觉告诉她：这个冷若冰霜的人，藏着很深的心事。

从工坊通往走廊的门上了锁，要去后院，只能从建筑外侧绕行。

踏上杂草丛生的石板广场，艾莉丝不得不全神贯注于脚下，生怕被坑洼的石头崴了脚。正因如此，她完全没注意前方的情况——

一条湿漉漉的白色布料冷不丁地糊在了她脸上。

“呜呜……噗！”艾莉丝惊慌失措地连退数步，这才看清自己不知不觉走到了洗衣房门口，一头撞上了晾衣架上刚洗好的床单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晾衣架旁边。

“嗨，艾莉丝。”

“娜塔莉亚姐姐……”最狼狈的模样偏偏被最憧憬的人看了个正着，艾莉丝觉得无地自容。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“你怎么跑到这来了？有急事吗？脸没有被晾衣绳划到吧？”娜塔莉亚关切地走过来。

“我没事！”艾莉丝连忙摇摇头，甩掉额发的湿意，“莉莉亚大人让我找玫瑰水，但静室和厨房都没有，所以我想去找洛普前辈问问。”

“我替你去问吧，我这边的衣服马上就晾完了。”娜塔莉亚转身准备挂起下一件衬衣。

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！娜塔莉亚姐姐在洗衣房帮忙已经够累了，跑腿可是我的强项。”

“那路上当心，别摔跤了。如果找不到，再来找我，好吗？”娜塔莉亚温和地笑了笑。

“嗯！晚上见！”艾莉丝也回以灿烂的笑容。娜塔莉亚的笑容总能让她感到一阵暖意。

推开那扇有些卡壳的老木门，洛普果然在后院。他正懒洋洋地躺在木柴堆上，一手枕在脑后，一手举着本不知从哪翻出来的袖珍书。

对于艾莉丝的出现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“你现在原路返回，刚好能碰上。”他抛下这句没头没尾的话，便不耐烦地挥手打发她走人。

一头雾水的艾莉丝只好原路返回仆人厅。

刚走到楼梯口，她便撞见了一幕令人窒息的场景。

贴身男仆考，和贴身女仆弥可，正在楼梯拐角处交谈。在这个时间段，除了用餐，下仆们极少能在走廊上遇见这两位。

虽然隔着门隐约听见有人在提管家的名字，但眼前的站位……实在太尴

尬了！

考低着头，微微弓着背，右手撑在墙上；而弥可则紧贴着墙壁，整个人几乎被考圈在怀里。如果不是角度偏移了一点，艾莉丝甚至看不到弥可的脸。

气氛紧绷，像是在争执，又像是在逼问什么要紧事。

弥可率先察觉到了艾莉丝的存在，清了清嗓子。考闻声退开半步，顺势靠在了楼梯扶手上。他的神色毫无波澜，甚至还转头冲艾莉丝笑了笑。弥可的脸色同样平静，只是随手理了理微乱的短发。

空气中弥漫着难以言喻的诡异感。绝对发生了什么事。

这两个人难道在私下交往？怎么可能……？

“那么，考大人，我先失陪了。下午好，艾莉丝。”弥可迅速恢复了完美的仆人仪态，向考微微鞠躬，随后从艾莉丝身旁走过，径直上了楼。

“又是‘大人’啊……”考嘴角的笑意多了一丝无奈，“让你撞见我们吵架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呃……我刚才在走神，什么都没看见。”艾莉丝撒了个蹩脚的谎。

“噗，不用特意替我们掩饰。没事的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争执。”

“可是我的立场有些……”

“啊，也对呢。小艾莉丝什么都没看见，我相信你。”考微微歪头，笑容变得意味深长，“不过看你一脸愁容，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”

“考大人，我是直属莫斯提亚大人管理的，不能越权向您求助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非常感谢。”

“别在意这些繁文缛节嘛。你抓了我一个把柄，我给你点甜头作为封口费，这样双方不都安心点吗？”

“这……可是……”艾莉丝陷入挣扎，“我都说了我什么都没看见……”

她心里清楚，如果接受考的帮助，跑腿的任务立刻就能完美交差。

但问题是，这份人情，在这座城堡里命如草芥的她，承受得起吗？

任何一句不经意的话语，一个微小的举动，都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倒下

的推手。

必须深思熟虑。

短暂的权衡后，她下定了决心：“我在找玫瑰水……打扫卧室要用。”

相比于未来可能会被考先生刁难的风险，眼下提升自己在莉莉亚心中的评价更为迫切。

“玫瑰水吗？……嗯……我记得楼上应该还有一瓶。你在这等一下，我去拿。”说完，考单手撑着扶手，转身走上楼梯。

艾莉丝在楼梯口焦躁地踱步。靴底敲击木地板，发出清脆的“嗒嗒”、“嗒嗒”的声音。

她在拼命思考。

这个时间点，贴身男仆和女仆不是应该在协助主人更衣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虽然考帮了她，但想要彻底装傻是不可能的。

——这座城堡有着森严的阶级壁垒，下仆的生死不过是上位者一句话的事。想要活下去，就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之道。

莉莉亚洞悉人心，所以她爬到了首席的位置，活得游刃有余。就像刚才，艾莉丝绝不相信她没听清那番关于情书的对话，她只是选择了给所有人一个台阶下。

娜塔莉亚勤劳本分，包揽了最多的工作，照顾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因为城堡需要这样的螺丝钉，所以她安稳度日。艾莉丝敬佩她，但深知自己体能有限，成不了第二个娜塔莉亚。

卡依……那个人是另一种存在。

那么，艾莉丝自己的优势究竟是什么？她不擅长家务，体力也差。虽然懂得一些人情世故，但阅历依然尚浅。

或许是……洞察力？洞察力能带来什么？

情报。

必须依靠情报活下去。睁大眼睛，竖起耳朵，捕捉每一个细节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。这是艾莉丝能想到的唯一出路。

今天看到的一切，都要牢牢刻在脑子里。总有一天，这些零碎的线索会

串联成线，成为她保命的筹码。

身后的楼梯传来脚步声——考回来了。

“果然找到一瓶，拿着。”考站在第二级台阶上，递过一个玻璃瓶。他原本就很高，加上台阶的落差，那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变得更加强烈。

“太感谢您了……！”艾莉丝伸出双手去接。

咦？手上的感觉好奇怪……

或许是角度不对，或许是一瞬间的走神，在指尖触碰到瓶身的那一刻，她竟然没有抓牢。

玻璃瓶表面有一种离奇的滑腻感，半个瓶身直接脱离了她的掌控。

糟了！要摔碎了！

艾莉丝慌忙伸手去捞，但身体的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玻璃瓶下坠的势头。

就在瓶底即将砸向地板的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只宽大的手掌迅速探出，稳健地扣住了瓶身。

艾莉丝猛地抬头，却撞上了一双蓝中带红的眼眸。距离极近，连对方的睫毛都清晰可见。

在瓶子滑落的那个瞬间，考本能地跨下台阶，俯身接住了它。艾莉丝本该感激涕零，但考过分敏捷的动作导致他现在的姿势几乎将艾莉丝完全笼罩起来。

两人以一种极度越界的距离面面相觑。艾莉丝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微热的鼻息，以及垂落的黑色碎发擦过她脸颊时的微痒。

她完全愣住了：这是什么情况……？

维持着这个危险的距离，考低声开口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距离近到连气音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这绝对不对劲吧！

艾莉丝几乎是从考手里一把夺过瓶子，连连后退数步，直到后背重重地撞上墙壁。

“真的、真的非常感谢您！”她死死抱住瓶子，朝着考疯狂鞠躬。

“举手之劳罢了。”考直起身，随意地撩起挡在眼前的碎发，“下次拿好了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！谢谢您，晚上见！”艾莉丝慌不择路地顺着走廊逃窜。虽然这不是她原本要走的方向，但她现在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考的脸。

实在太尴尬了！

从走廊另一头的楼梯绕上去吧，艾莉丝无奈地决定。

走过厨房，确认身后没有脚步声——考大概是上楼梯回主楼了——她才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过量的信息让大脑几近宕机，情绪像打结的线团一样缠在一起。她用力甩了甩脑袋，把头发都摇乱了。

以后再想吧！艾莉丝果断放弃思考。

只是……

怀里的瓶子，表面有一种离奇的滑腻感。是不小心沾到油脂了吗？所以戴着手套的考能轻松抓住，自己却脱了手？捧住它？

……总觉得有些奇怪。

艾莉丝一边走路，一边思考着。

与此同时，太阳又沉落了几分。透过走廊毛玻璃照进来的光线愈发昏暗。很快，她们就要点燃蜡烛，开始漫长的夜间整理工作了。

夜晚要来了。

# —路易—

和往常一样，路易今天也被卢克森找茬了。

在没有人的角落，卢克森一把薅住路易的头发，将他狠狠摔在地上。

“你怎么敢用那种眼神看我？！”紧接着，一记重踢重重落在路易的腹部。

对这种程度的暴力，路易早已习以为常。

本该是这样的，可是今天——

直到远处传来花瓶碎裂的脆响。

她是什么时候站在那里的？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，偏偏是露西亚被分配到了这附近打扫房间？

……就像是有人策划好的一般。

露西亚僵立在走廊尽头，双手死死捂住嘴，大睁的双眼蓄满了震惊与恐慌。

\*为什么，你会出现在这里？\*

卢克森动作迟缓地转过头，视线锁定了露西亚。

路易看不清卢克森的表情，只听见他阴冷的声音：“你……”

远处的露西亚已经被吓傻了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

是啊，亲眼目睹平时温柔可靠的前辈像垃圾一样被单方面殴打，怎么可能不震惊。

路易还是太无力了。连自己都保全不了的人，又拿什么去保护别人？

可笑。丑陋。愚不可及。

……

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自己受尽屈辱无所谓，可是……

明明发誓要保护她的。

“卢克森……”路易强撑起上半身，死死攥住卢克森的裤腿。他用只有

两人能听见的音量挤出字句，“如果你敢伤害她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会让你体会地狱的滋味，让你活得比现在的我还要凄惨百倍。你这只疯狗。”

卢克森被路易的应激反应搞得一阵恶寒，咂嘴说道：“啧……真恶心。”

随后，他一脚将路易的头重重踹向墙壁。剧烈的钝痛让路易眼前发黑，手指颓然松开，整个人蜷缩在地上。

“路……路易前辈……”露西亚几乎要哭出声来。她想上前查看路易的伤势，又极度畏惧卢克森，僵在原地不知所措。

路易想开口让她别怕，却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。

“你今天什么都没看见，懂吗？”卢克森一把揪起路易的衣领，将他半拖半拽地拉走，临走前不忘恶狠狠地威胁，“敢说出去半个字，有你好看的。”

路易低垂着头，凌乱的碎发遮蔽了视线，也遮住了露西亚的表情。

她是不是对自己彻底失望了？

太狼狈了。路易在心底无声地嘲笑自己。

一直以来的坚持，全都是错的。

为了可笑的正义感，为了不同流合污，选择隐忍度日。

到头来，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罢了。

如果一味退让只会将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，那又该如何保护露西亚……保护自己的妹妹？

路易推翻了过去自己。

# —弥可—

现在是傍晚，贵族的宴会时间。

宴会厅门外的走廊上，弥可半趴在窗台上，右手托着腮，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的夜色。

窗户被她打开了一半，林间的晚风时不时灌入长廊，吹得墙上的烛光忽明忽暗。只有宴会厅门缝露出来的那道昏黄光线稳定地投射在弥可的背上，让黑色的短发泛出微弱的光泽。

在身后，一墙之隔的厅内，主人一家正在有说有笑地，伴随着刀叉碰撞的清脆声响，进行着体面的社交仪式。至少，设定上是这样的。

可是与此同时呢？在被烟雾环绕、依稀可见的那栋低矮的附楼里，厨房正在为了上菜忙里忙外，此刻想必是一番地狱景象。女仆们则穿梭在各个卧室之间，点亮烛火，继续着永无止境的劳作。

总觉得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安排。

为了维持贵族的区区十小时的惬意社交活动，环绕这样单调又封闭的主轴，其余的所有人就像工蜂一样，被死死钉在这座城堡里，走来走去，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压榨。这——

作为一套折磨人的机制，实在太缺乏效率了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十分不合理的安排。

# —莫斯提亚—

啊，好无聊。总觉得好无聊——

在这间叫不出名字房间里，莫斯提亚一个人坐在摇椅上，无聊地放空着自己。

好想把他们全杀光。

想把这座城堡变成刑场，想看那些渺小的人类尖叫、逃窜，想欣赏他们在绝望中丑陋的挣扎。

莫斯提亚舔了舔干涩的嘴角。

可惜，巴尔利亚哥哥严厉地警告过他：绝对不可以杀掉那些有用的人。

无趣，真是无趣。莫斯提亚烦躁地咬住了右手食指。

细想起来，手下这些人里，有谁是毫无用处的呢？

嗯……除了莉莉亚、那个金发女孩和那个白化病女仆，剩下的人全杀掉应该也没关系吧？

啊，那个小个子的金发似乎不行，哥哥好像说过她是很重要的道具。

晚点去确认一下好了。不，干脆先杀了再问也没差吧？莫斯提亚可没有遵守规则的义务，只有哥哥才热衷于玩弄那些繁琐的条条框框。

这么想着，巴尔利亚推门而入。

“巴尔利亚哥哥，你去做什么了？”

“秘密。”巴尔利亚依旧笑得无懈可击，但眼底似乎少了几分平时的温度，“我交代你的事，传达给莉莉亚了吗？”

“当然啦，哥哥。”

“那就好。说起来，你的手……”

莫斯提亚低头，不知道何时，食指已经被他啃得血肉模糊，依稀可见灰白的指骨。

他先是皱了皱眉，随后，低垂着头，凌乱的碎发遮住了大半张脸。紧接着，他的肩膀开始剧烈抽动——

一阵捧腹大笑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——怪不得刚才一直闻到血腥味，我还以为是幻觉呢！啊~我怎么能这么不小心。”

“如果你在外面也管不住自己，我可不会再这么包容你了。”巴尔利亚收敛了笑意。



# —路易—

深夜，熬过了一天的忙碌，男仆们终于回到了地下室的通铺。

房间最深处，洛普靠在床头，借着微弱的烛光翻阅着手里的书——和白天那本袖珍书并不是一本，天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书。

相邻的床铺上，路易正横坐着，聚精会神地缝补着今天\*意外\*撕裂的衣角。

而在另一侧，背对着路易，卡罗和仁纳正在兴致勃勃地复盘今天的趣事……以及倒霉事。

“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想偷懒！真的只是走神了一小下！结果西塞尔就像抓准了机会一样过来骂我！卡罗，我肯定是被他针对了，呜呜呜~”

“没事的仁纳前辈，明天再向主厨证明你的实力吧！”

“他绝对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！绝对！”仁纳的表情就像见了鬼一样。

“吵死了，给我安静点！”洛普翻过一页书，忍无可忍地冲房间另一头吼道。

“要你管要你管！略——！”仁纳猛地回头，冲洛普做了个极其嚣张的鬼脸。

“你这混蛋！”洛普火气上涌，一把将书拍在床上，翻身下地，一副要和仁纳拼命的架势。

两人隔着路易的床铺，开始了激烈的眼神厮杀。最终还是没忍住，双双跪上路易的床沿，开始了近距离的骂架。

路易似乎是已经习惯了，不为所动。只当自己快被波及的候，才冷冷地瞪两个人一眼。

“仁纳前辈、洛普前辈，别吵了。”卡罗试图劝架，但被两人彻底无视。

折腾了几分钟后，两人终于偃旗息鼓。毕竟高强度工作了一天，体力已经不支持他们进行持久战了。

“路易前辈定力真好。明明身处战场中心，居然还能这么冷静。”卡罗感叹道。

“就是啊！不像某个暴躁狂一点就着。”仁纳附和。

“你说谁？！”

“略~~~”

看来休战只是暂时的。

路易从容地打好最后一个绳结，咬断线头，将修补工具收好，这才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习惯了。”

“多酷的发言啊！有路易你这么个传奇人物当室友真好~”

“传奇……？”

“是啊！你长得好看，工作能力又强，说不定那群女仆私底下天天都在议论你呢。老实说我好嫉妒啊——！我也想这么受欢迎~分我一点你的脸皮吧~~~”仁纳越想越酸，泄愤般地咬住了大拇指。

“不要无理取闹。”

“说起来，路易前辈的缝纫技术是来城堡以后才学的吧？”卡罗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路易前辈手真巧，无论是切菜还是缝纫都很在行呢。不像我只有蛮力……哈哈。”

“你那种程度的蛮力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”洛普冷不丁地插了一句。

有规律的敲门声适时响起。管家巴尔利亚像往常一样提着油灯，推开了房门。

“哎呀，居然还没睡。”灯光将巴尔利亚眼下的两颗泪痣映得格外明显。

“巴尔利亚大人，我们正准备睡了。”

“很好。要是明天早上起不来，我可是会发火的哦。”巴尔利亚用一种略带戏谑的语气警告道，似乎又觉得有趣，停顿了两秒才说，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卡罗和仁纳齐声回应。

房门被轻轻合上，紧接着是钥匙转动门锁的清脆“咔哒”声。随后，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洛普吹灭了蜡烛，房间彻底陷入黑暗。

不多时，屋内只剩下均匀的呼吸与轻微的鼾声。

……

时间已经是凌晨。

侧卧在床上的路易睁开了双眼。确认卡罗和仁纳已经熟睡后，他翻了个身，看向洛普的床铺。对方也睡着了，只是呼吸略显沉重。

在确认所有人都进入梦乡后，路易无声地坐起，翻身下床，套上靴子。他走到门边，从裤兜里摸出一根弯曲的细针。将针头探入锁孔，凭着手感微微拨弄了几下。

很快，锁芯发出一声极其轻微的弹响。路易压下门把，门锁开了。

他轻轻推开门，无视城堡森严的宵禁令，毫不犹豫地跨了出去。

在小心翼翼地反手关上门后，路易用余光瞥见了那个意料之中的身影。

“现在可是宵禁时间哦。路易，你怎么在外面乱跑？”巴尔利亚仍是提着那盏灯，站得笔直，像是某种机械一样。

“正好，省得我到处去找你。”路易循声转过身。他的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起伏，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

“我改变主意了。”他说。

“太好了，不枉我等待这么久。只是，我那可怜的弟弟恐怕要伤心了。”像是在闲聊家常般，巴尔利亚微笑着评价道，随后微微侧身，“请跟我来吧。”

灯光逐渐远去，两人的身影最终消失在地下室长廊的尽头。

或许无人能够预料，这就是路易在这座城堡里，作为厨房帮厨的最后一天。



# —弥可—

就不应该信任那对恶趣味的双胞胎兄弟。

越是这么想，弥可的内心就越是不快。

“嗨。”慵懒的男声从走廊另一端传来，“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——考一边伸懒腰，一边悠闲地朝她这边走来。摇曳的烛光将他半张脸染成火色。

尽管两人地位对等，弥可仍然礼貌性地行了提裙礼：“晚上好。我在想经典蝴蝶结和钻石尖领结哪个更好。”

“别装了，又想这样敷衍我。”考在她身边停下，整个人侧着靠在墙上，侧身靠在墙上，直接挡住了弥可面前大半的光源。

“考大人，我认为关于工作的负面情绪，还是不要轻易表露出来为好。就像您那些私底下的小心思一样。”弥可双手交叠垂于身前，站姿无可挑剔。只不过，因为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她卸下了那副营业性的完美笑容，恢复了自然的面无表情。

“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公开场合不加‘大人’这个称呼吗？”考皱起眉头，语气里透着几分不满。

“现在走廊上没有别人，所以约定不算数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对我而言，您都是‘考大人’。”弥可轻轻眨眼，不为所动。

“行吧行吧，随你喜欢好了。”考将垂落的碎发捋到脑后，语气变得自暴自弃，“这身制服我已经穿腻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掉啊？”

“考大人如果感到厌烦，直接换上便服不就好了？”弥可微微歪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

“不，绝对不行。巴尔利亚那家伙会发疯的，想想就让人头疼。”考捂住下半张脸，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不堪的往事。

弥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或许是被他这副郁闷的模样打动，她突然笑了——不同于平日里那种标准、经过训练的笑容，这是真正属于少女的、毫无防备的笑意。

“考大人，我觉得您真奇怪。”

“……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？”

“明明这里的规矩，您就算不去遵守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。如果您讨厌巴尔利亚，直接顶撞他便是了。既然心里不痛快，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守规矩呢？”

这个问题似乎难住了考。他大概从未深思过这一点，支吾了半天才挤出一句：“呃……大概是因为入乡随俗？我比较喜欢顺其自然。”

弥可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

“我明白了。那么，请您再稍微忍耐一段时间吧。我有预感，很快就会有所改变。”

“好啊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我就相信你。”

……

与此同时，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楼梯拐角，丹尼尔正死死贴在墙壁上，手里还端着一份巨大的果冻。

他已经被困在这里好一会儿了。原本只是想赶紧把甜点送去宴会厅，谁知道那两个人居然堵在必经之路上卿卿我，完全封死了他的去路。

那两个人，果然是在交往吧……？

话说，谈情说爱能不能换个地方啊——！

# 后记

完全没想到这个系列会有出第二本的一天！

对于后续发展一直犹豫不决，有时候想来一场彻彻底底的大爆炸，有时候又觉得维持这种秩序感很好。然而，我实在是无法忽略角色之间的矛盾，所以觉得无论如何，先从小小的改变开始吧(这个改变一点都不小)。

总得来说这本比较平淡，偏向于铺垫，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。个人一开始的初衷也是“想写一个纪录片一样的故事”，不过写着写着就又轻小说化了，好尴尬。

比较不满的地方是这本设定的方面比较敷衍，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塞什么了，想到卡依和仁纳明明有剧情却没有出现在这本的插画里，那就卖个肉吧(啊?)。下次想搞点更花里胡哨的东西。

以上，谢谢你看到这里。

石炭碳

04/07/2026



— Eternity —